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系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初冬，萬物屏了息

白麗霞

風是從一夜之間變掉的。

頭天傍晚還帶著點秋末的懶，拂在臉上溫溫的，像一句拖了太久沒說完的話。夜裡不知什麼時候硬了起來，推窗時涼意一下子貼上來，手腕上一激靈——哦，立冬了。

節氣總是這樣，悄沒聲地就把日子翻了一頁。

院子很安靜。老槐樹的葉子早落盡了，枝枝杈杈朝著灰藍的天，倒畫出幾筆干淨的墨。我看了會兒，竟覺得比滿樹金黃時還要清爽。花開花落是一場熱鬧，熱鬧散了，露出來的才是一棵樹自己的骨頭。牆角那叢月季，最後兩朵到底也沒撐住，瓣邊卷了，褐了，還倔強地掛在枝頭。我不去碰它。這個時節，晚一點放手，也是一種體面。

太陽倒是格外金貴。十來點鐘才懶懶挪到南牆根，把半面牆烘得暖融融的。爺爺把那把舊藤椅搬出來了，椅面上曬著兩雙棉鞋，一雙他的，一雙我的。他總說，棉鞋得「吃」透太陽，穿起來才暖和。我也搬個小馬扎挨過去，什麼都不干，就曬。背上酥酥地暖，胸前卻還是涼的，一暖一涼之間，像被冬天輕輕摟了一下。

貓最會享這個福。它團在台階最高那一階，把自己卷成一個毛茸茸的句號，尾巴尖偶爾動一動，不知在打什麼小算盤。我喊它，它眼皮都不抬。也是，這樣的好太陽，誰願別人打擾呢？

街上的聲音也換了一副腔調。烤紅薯的鐵桶支在路口，炭火悶在裡頭，甜香一股一股地往人鼻子裡鑽。爆米花機的搖柄「咯吱咯吱」地轉，那「嘭」的一聲響，驚飛了枝頭的麻雀，引來孩子們一片叫好。

菜市場最是熱鬧。白菜堆成小山，幫子白，葉子青，買主一捆一捆往車上摞。蘿卜、土豆、大蔥碼得齊齊整整，帶著點泥，帶著點須，一副不慌不忙的踏實。

冬天的好，有一半藏在廚房裡。砂鍋坐在小火上，「咕嘟咕嘟」地哼，白蘿卜燉羊肉，撒一把白胡椒，熱氣一頂，鼻尖就冒了汗。窗玻璃糊上一層水汽，外頭是冷得發亮的天，裡頭是人間煙火。隔著這層霧，什麼都變得妥帖了。

立冬，家裡照例要包一頓餃子。母親揉面，我擀皮，擀得歪歪扭扭，她也不惱，一捏一合，就把我的丑皮子收拾得圓圓滿滿。水開了，餃子在鍋裡沉沉浮浮，像那些起起落落的日子，滾上三滾，便都鼓著肚皮浮上來，白白胖胖。咬破一角，燙、鮮、潤，暖意從胃裡一直漫到指尖。夜裡，曬過的被子蓋在身上，蓬蓬的，柔柔的，駐留著太陽的余溫。燈擰暗，聽得見風從簷下過，一聲，又一聲，像翻一本越看越愛看的大書。不必急著睡，就那麼躺著，想想這一年裡開過的花、淋過的雨、見過的那些人。有些事到了冬天就淡了。淡，不是忘了，是像白菜一樣進了窖，安穩地放上幾日，等哪天再打開，那味道就濃厚了幾分。

初冬到底是個什麼時節呢？不是謝幕，倒像天地收了聲，萬物屏了息，把熱鬧還給熱鬧，把安靜留給安靜。

我不急著等雪。雪來了，白茫茫一場，什麼都好商量；雪不來也沒關系，就這麼晴天裡帶著清寒，牆根曬著太陽，砂鍋裡冒著熱氣，貓團成句號，餃子浮在鍋裡，日子一筆一筆地慢慢書寫。

原來冬天最溫柔的，從來不是爐火，是它終於肯讓你坐下來，把匆忙了一整年的自己，用太陽，用時光，用安心，屏息靜氣，暖上一暖！

秋滿大地

代義國

秋是萬物成熟的季節，它象征著金燦燦的收獲。

當涼氣漸濃、暑氣日收，金色秋天邁著輕盈的腳步來到人間。你會為秋的到來而欣喜。

秋來了。它隨著干爽的涼風而來，隨著南飛的雁陣而來，隨著纏綿的雨絲而來，隨著枝頭的第一片紅葉而來……它無聲無息，給大地輕柔地換上了彩衣。於是，蘆花欲白、桂子新黃，蟬鳴蕭瑟、露凝微霜，它帶來了豐收和喜悅，也帶來了深沉和思慮。

秋來到原野裡。小草枯黃了，它們悄悄隱去了綠意，把希望的種子撒滿大地，把美好的夢深藏根底，只待來年春風一吹，又煥發出蓬勃的生機。莊稼成熟了，金黃的稻谷堆滿糧倉，雪白的棉田隨意鋪展，火紅的高粱、胖嘟嘟的苞米仿佛喝醉了酒，在風中搖搖晃晃。幾夜清霜，小河裡的流水忽地澄清了，像碧藍的綢緞輕輕飄漾。岸邊的楊樹林裡落了厚厚的一層黃葉，踩上去沙沙作響，蕭疏的枝頭挑著幾個亂蓬蓬的老鴰窩，一些小麻雀在那裡唧唧喳喳地唱。

秋來到大山裡。果園又豐收了。你看，肥碩的紅蘋果，沉甸甸的大柿子，咧開了嘴的石榴……

流光溢彩的果兒再配上紅黃相雜的樹葉像一疊疊花布綴滿山坡。

小溪消瘦了，那些美麗的石子露了出來，一個個圓溜溜的，五彩繽紛、晶瑩剔透。山崖上的野菊花開放了，那沁人的幽香彌漫了整座大山。

它們仿佛在和太陽比顏色，那麼潑潑辣辣、無拘無束地開著，幾乎要把所有的生命力都呈現出來。

秋來到農家小院裡。土牆上掛滿了成串的紅辣椒，葫蘆架上垂吊著一個個小葫蘆，房頂上曬滿了大紅棗，紫水晶般的串串葡萄殷勤地直送到你的手邊來。一條大黑狗懶洋洋地躺在暖暖的秋陽下，看守著富裕靜謐的農家，也看守著自己的愜意和滿足。

秋來了，它像一位目光深邃的詩人，從木動秋聲到菊老荷枯，從花欄繞蝶到禿樹無蟬，每一天每一時都在吟詩作對。秋的燦爛，秋的靜美，足以讓天下所有的詩人陶醉。

秋，一個詩情畫意的季節！

冬吃肚包雞 人間小溫暖

劉美

冬游南京，先去秦淮河，水面很靜，畫舫泊在泮池邊，船頭結著一層薄涼；走在貢院街，青石板沁著寒氣，直往鞋底鑽；轉去玄武湖，湖邊柳條落盡了葉子，只剩骨感的枝，遠處的明城牆蹲在灰天底下，一言不發。

我把手縮進袖子，忽然覺得這景太大、太古、太清寒，得有一口熱東西墊著。走走停停間，進了老門東一條窄巷，見到一家沒門頭的小店，招牌上只寫了三個字：肚包雞。

小店的後廚設在堂口，我索性坐下，等一只肚包雞從生到熟。



一個豬肚，頭天就用清水泡透了。老板娘抓一把面粉、一撮粗鹽，攤在案板上使勁揉——搓，翻面，再搓，指節都繃著勁。黏糊糊的濁液一點點被逼出來，她拎到水龍頭底下沖，一遍，兩遍，三遍，直到水清亮亮的，豬肚白白淨淨臥在搪瓷盆裡，像一塊漿好的白布，軟和，沒有一點腥氣。

見我感興趣，老板娘笑道：「肚包雞這東西，得好好伺候，伺候干淨了，它才肯把香給你。」

土雞不大，是三黃雞，收拾利索，整只塞進豬肚，肚裡塞幾片老姜、一小把白胡椒，棉線繞了三道，扎得緊緊的，圓鼓鼓一個，像誰悄悄塞進鍋裡的小包袱。砂鍋是粗陶的， 清水沒過，大火滾開，浮沫用勺一點點撇淨，轉小火。火苗只剩一丁點兒，鍋蓋邊「噗噗噗」地冒白氣，聲音輕得像灶台在低聲說話。

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等。香氣來得極慢，起初只一絲，後來一點點稠起來，淡白地繞著梁轉，不沖鼻子，只是讓你心裡踏實。

玻璃糊了水汽，我用袖子擦開一塊，巷子裡燈亮了，行人縮著脖子匆匆過。

兩個多鐘頭後，揭鍋那刻，白氣轟地騰上來，糊了半張臉。湯是奶白的，濃卻不濁，表面只浮著幾星油星。老板娘剪開棉線，雞整個滑出來，顫巍巍的，拆成塊；豬肚切成均勻的寬條，齊齊落回湯裡，最後只撒一撮白胡椒——別的，什麼也不要。

先喝湯。我舀起一匙，吹了吹，一小口抿下，暖從嗓子眼一下子滑進胃裡，像誰往身上披了件薄外套，指尖跟著就活了。這湯不油，不咸，是那種清清亮亮的鮮，鮮得一點不費勁。夾一條豬肚，燈下看得清一層細糯的膠質，咬下去外頭滑、裡頭韌，嚼著嚼著，雞湯的香就從紋路裡滲出來。雞肉最是妥帖，燜得酥卻不散，筷子一撥就脫骨，吸飽了肚香和白胡椒那點微辛，咽下去，喉嚨還留著一縷溫吞的暖。一碗落肚，後背沁出薄薄一層細汗，方才秦淮的薄涼、玄武湖的涼風，忽然都遠了。

老板娘說：「老話說『立冬進補』，南京人把肚包雞當成進補的藥膳，一個月不吃上個三五回是不肯罷休的。」豬肚性溫，最是養胃，脾胃虛冷的人喝它，像給肚子裡頭裝了炭火爐；土雞補的是一口氣，燉透了全是膠質；白胡椒最妙，它不搶戲，只管把那點熱往四肢百骸裡推。一碗下去，身子暖了，心也跟著松下來。原來暖這件事，從來不是轟轟烈烈燒一把火，是一點點、穩穩地，把你捂透。

推門出來，夜風照樣涼，可裡頭穩穩當當。我順著老門東的巷子慢慢走，燈影打在濕漉漉的青石板上，竟覺得這南京比白天親了許多——秦淮的冷、城牆的沉，也不再隔著一層了。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編者按：爲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专栏主编：温陵氏 宓 月 660期

草原辭（八章）



雪漪，一級文學創作，正高職稱，200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，出版專著8部。現供職於內蒙古文化部門，寫作、畫畫。

天歌

藍天，白雲，黃花，綠草構成家園的基本顏色，在部落這個詞語中彼此蔭護。

雲蜷曲著俯過來，在天的底片上倒映心靈的幽深，馬匹和羊群已遠，

一麼黃花被大地的手寧托起，舉夢向天，親睹遍野詩歌性靈的草原，開開合合中飄蕩成牧歌，比天空上的雲走得更遠！

天空上的雲走得更透。

不要召喚，音樂無涯，畫對花朵起自源頭的引領，我需要念一卷真經打開詩的歌喉。

草依舊親親地綠，花依然楚楚地開,歌還是遠遠地飄。

花的草原迷人地夫眠。

平頂山拾遺

誰人慧劍削禿你的頭頂？

禪定的平面在歷史的久遠中顯露出哲思，滄桑中獨酌標新立異的原始。

這仿佛是命定的遺傳，左左右右形成風格一片。

蒼鷹以無垠尖嘯迎迓被自然造化的巍峨。

一層層沸騰的格言無聲無息中疊進

天空，經久不衰。

這難道不是雲的夢麻以求？

山朝聖的面孔向著天空擺下盛宴，山風浩蕩,任雲無盡聯想下去……

歷史的車輪買不到回程票，無法搜尋山多年以前的氣概，也無法說盡山平頂的

立體語言，只能拾一串歷史的片斷構思迷人的傳說。

飛

「飛」是世上最美麗的動詞。

一畦瘦潭，一方天空，天鵝和鴻雁就能醞釀無數繽紛的夢。

它們以集體的名義放飛浪漫激情，一對對翅膀雙掌一樣歡呼。滑翔抑或俯沖，這些精靈們像是在空中集體團拜一個盛大的節日。

一粒粒徘徊不散的鳴叫蕩入空曠，留下滴落玉盤的回聲，成一個個生活的逗號，歇意在詩歌的句子當中。

自由的遷徙、鳴唱、飛翔，每一個細節都沾滿了我濕淋淋的想象。

面對來自天空的寫意，我眉鎖成劍，久久不能言語。

我的手中仍抓著一根纖細的翎羽，上面還有風的體溫和紛紛擾擾的紅塵。

故鄉

月走到哪兒都足故鄉。

今夜照臨烏裡雅斯太山，月用驚世弦俗的眼神面對山佛一樣的坐態。

山和月互贈慈善的眼神，裝點夜空。星星知趣兒，都隱起來掛上窗簾。

在這個適合緊緊擁抱還默默傾聽的夜晚，雲劃過山的頭頂鑽進月的臂彎。捎走鄉情，也捎走鄉音。

山自己已經坐成化石，月能看清它全身的斑駁，卻看不清它內心經歷的往事。

山已經把這兒坐成最親的故鄉。

迎接曙色

這結滿黃金的精魂，不聲不響拔開夜的黑發，優雅地路過我。

就要成為生命中近觀的遠景，一段咫尺天涯的送迎。

多像我姍姍而去的童年，留下一顆神采奕奕的心靈。

怎能不欽美這絕世的生動和壯美？

我要在我的夜花園種滿這類瞭望的太陽，一顆心靈類似於天鵝經典的擁抱與追逐。

時光順著河流滾滾而過，一浪一浪將自己淹沒。

擁抱與追逐推演精彩人生。

我那河流一樣不回頭的人生呵，一次又一次在命運裡迎接曙色。

花野

一片涉騰而去的花野，彌漫十六歲的青春。

山風屬於花季，深深埋首於這幽這韻。香潮湧動看，發出首樂般和聲。

美在蜻蜓鼓翅的境界中淡來淡去，景深掩不住的春情綻放。

一定有莊周的蝴蝶翩然於花朵中問，倚香於深處理伏的思想，就像一次拜謁。

回潮大片青春歲月，我的雙眼沾滿芬芳。

終有一條羊腸小路等著我抵達你的美麗陣地。

請給我抓一把時間，只一把，讓我伏下來敏銳地傾聽。

月是故鄉明

這方情感的天空，極易遼闊人的心情。

月在頻頻回首，她足遠方的客人。

不知誰將湛藍天幕上的星斗抖落成手群。你看它們，珍珠般沖下山，旅風一樣席巷而過，破開河流。羊的兄弟走散，蹄音清脆。風掀起大地的衣裳，泛出更加擦人的草香。

夏日的夜晚，故鄉的心情被夜色浸透，羊群大膽放縱看自己的心情。

我仿佛在讀一封羊群寫給草原的親切回信。

這是送遠方的客人。

月把這些生動的內容都念在心上，頻頻回首。

月，是今晚故鄉明亮的休止符。

綠

讓陽光和雨露從頌辭的高度直抵草的內心，通野鮮嫩的語言舒展成海洋的姿態，綠浪從山那邊折過來，湧動少女的情懷。

雲天羞成一條河，悄悄地流，口街山風的鷹是雲中聖者，一望無際裡掠過平和的音符。

這浩浩蕩蕩的綠，任你無羈的心靈隨意選擇邊疆。

青青的蘑菇圈生在民間，我情願畫地為牢，左手接過閃電，右手接過山風。在一夜之間用黃花，白蘑和黑木耳把它裝飾成夢的閨房。

就讓我一粒粒年輕的心跳深深陷進土裡，以根的方式被生動出版。我和所有的草血脈相通，情願一生被綠意淋濕，朴直而單純地流浪。